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涇野子內篇卷一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春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涇野子内篇　　儒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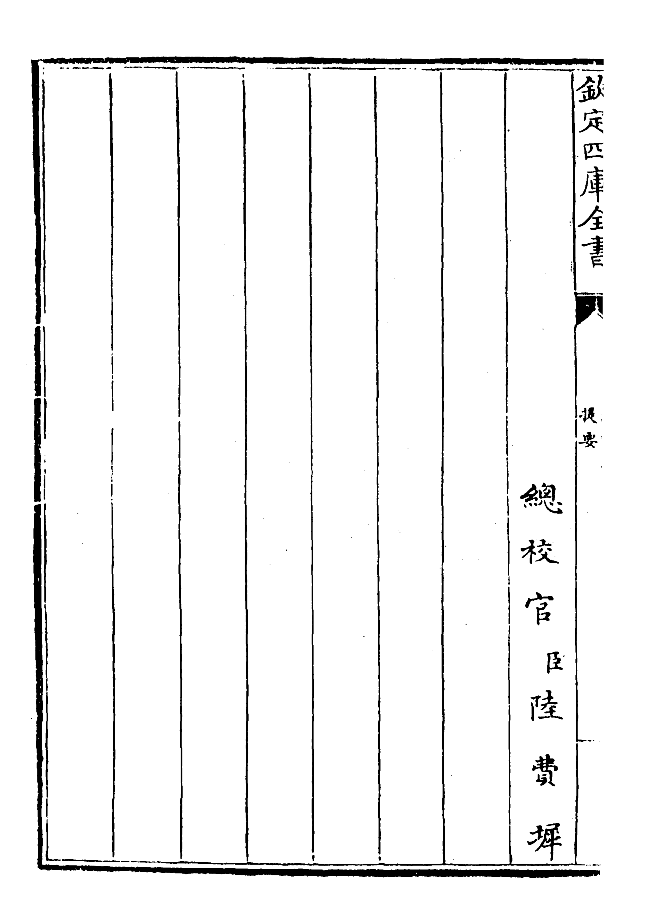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涇野子内篇二十七卷明吕柟撰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歴官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簡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柟師事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在南都與湛若水鄒守

益同主講席是書乃其門人所編語録凡雲槐精舍語二卷東林書屋語一卷端溪問答一卷解梁書院語一卷栁灣精舍語二卷鷲峯東所語十二卷太常南所附部伯舟中語三卷太學語二卷春官外署語二卷禮部北所語一卷其子昀等類而刻之柟為學在格物以窮理先知而後行其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

者即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
肯放過其踐履最為篤實嘗斥王守仁言良
知之非以為聖人教人未嘗規規於一方今
不論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
乎故其議論一以程朱為歸終身不變其所
守亦可謂篤信好學者矣乾隆四十五年六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涇野子内篇卷一

明 吕柟 撰

雲槐精舍語

介問觀書先生曰其上以我觀書其次以書觀我其次以書觀書何謂也曰其上行有餘力而學文可以作聖其次體聖人言可以作賢其次恣記誦之博無身心之實誤天下蒼生者皆以書觀書者也

周生問治亂之故先生曰中人而與君子為友則為君子中人而與小人為友則為小人世多中人不擇友故治日少亂日多

先生常喜讀王虎谷題楊震四知詩云若教暮夜無金餽方信先生待物誠以為得務本之意

何子仲默曰今之談道者猶作文之無益也先生曰言於是行於是者有矣不言於是行於是者未之有也且舍是而不言悳言則不能亂言則不敢

用問鬼神先生曰三代下知鬼神而敬事之者其邵堯夫乎故其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於戲此君子之所以慎其獨也

詩問嵇康阮籍先生曰其庶乎節矣君子不如是之廢也忍親棄禮以避禍知義命者不為也故文中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

勲問邵堯夫先生曰隱而不僻樂而不流其學聖人而未大者乎前定之數又何其不憚煩也

先生謂九川子曰吾於漢文得四罪焉前有張禹揚雄後有馬融胡廣吾於唐詩得四賢焉前有韓休張九齡後有張廵元結九川子曰漢文之罪者無杜欽谷永唐詩之賢者無杜甫韓愈邪曰欽永雖可罪其文淺故其責小甫愈雖可賢其詩溺故其道微

陳謟問自漢以來詩亾何謂也先生曰觀風之官不設而風亾王道廢而雅亾謟道興而頌亾李白杜甫何如曰二子應博學宏辭科則可矣於詩則未也然而君子

猶有取焉者辭有近乎史者也潘岳劉琨江淹鮑照二陸三謝沈宋如之何曰亂世之作也宜勿有於世矣問曹植王粲劉楨阮籍曰其漢之衰乎然而塗斯人之耳目者則自是耳問帛孟蘇武陶潛曰賴有此歟其鶴鳴蓼莪考槃之亞乎故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敦化

劉子靜齋問為治先生曰祉學習琢句而廢灑掃禮樂之節大學習程文而廢正心修身之道欲天下之治未

見其有日也

夏子于中言歲貢士當官不及例貢士也例貢士壯授之以政則多興歲貢士老授之政則多廢也曰異哉子奚不即選商賈乎且今之所謂興政者多取於逢迎今之所謂廢政者多病於簿書如其如是而後政也使歲貢士不塞之以例貢士則其仕皆年壯而志强而又濟之以詩書顧不美哉如歲貢士為學官者簡其賢者能者廉者勤者以參有司而用之彼有不思敏於教而良於

政者非人也

路子苦其子之讀書也約熟一書與一衣焉先生曰此利之也夫教之以義而以利誘之其不汩於利者幾希如其子能百卷也又將何以與之乎其不信莫大焉不信以利非所以誨其子也路子悔而改之

子言問為國之患先生曰莫大乎四逆何也曰退賢進不肖則逆罰功賞倖則逆棄介尚和則逆賤義貴利則逆國有一逆則弱有二逆則眛有三逆則亂有四逆則

亾

有仕於京者繼母且死乃諆奔喪而祭先繼母乎先先母乎先生曰喪不葬不祭又何先後之問耶且子父存乎曰父存曰父存雖喪亦主之矣而况於祭耶子有哭號而已不得而餘諆也

胥問管晏孰優先生曰平仲之功不及夷吾夷吾之德不及平仲平仲而遇桓公其知其優於夷吾也

臥碑有里選之實監規有賢良方正之意提學考文而

不問臥碑司成撥歷而不問監規欲得真材以成治不亦難乎

叔用問尹和靖記程正叔語曰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也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如何先生曰此或其偏辭也夫富貴榮達而不學鮮不斯淫矣

先生謂崔叟曰天下有道諸司崇禮天下無道諸司崇法天地和伏生之輩壽天地不和顔子之輩夭

士問孟子哀曠安宅舍正路者何先生曰仲尼以夕死

為可子與以偷生為哀死也猶弗死也生也猶弗生也
介為王者仁心自然論來獻焉先生曰此宋太祖之假
仁史氏之諛言也介惡得又從而申之乎介曰何曰宋
祖之封韓通豈其真仁乎
孫世其問申鑒先生曰荀仲豫其董子之儔乎其文質
直而真切
張伊問謚法先生曰後世可謂大易矣其胡能沮勸耶
故凡為翰林者累官至師保皆謚文他官雖或經天緯

地弗論焉凡為將領者累官至侯伯皆謚武他官雖或運籌決策不論焉不有後日之公論則王安石朱元晦之皆文公也誰其辨之哉

曲沃楊彔曰友有娶妻於他縣者女在途而友之母死如之何先生曰女奔喪而不返夫則居廬終喪而婚禮也今子之友奚為也曰婦居喪於室夫居廬於墓曰善哉可與幾禮矣

子謂九功曰耕田不深無高稼治學不深無端行

先生謂叔鉞曰見善而不惡則或有為之之時矣見善而惡則無為之之時矣見惡而不好則或有去之之時矣見惡而好則無去之之時矣故君子以取初心焉

王子曰凡山之下皆水道也故山之土石層壘洪水過而累之耳先生曰王子求形不求意矣夫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西北之山入地不窮其底東南之水接天不見其際抑如王子之言也天之星辰日月豈天河過而累之乎

學者有畏嫉於俗而欲為内方外圓之行者以問先生曰夫内方外圓者大賢以上事也初學而然為人喪已甚矣夫内方外圓者乃德盛後見之亦非聖人有意於内之方外之圓也學者改之

先生謂子言曰漢匡衡治詩足以說王化矣而其身不免於贓敗聖學之廢豈獨今日哉故君子貴行不貴言

爵問令之使四方不辱君命者先生曰其惟黄忠宣公乎交趾百餘年而不叛皆忠宣公之政也使於北朝有

楊善惜乎福也未死建文之難耳

權用問閭閻之苦風俗之害先生曰里老之不選德小學之不選師鄉飲之不選賢欲以安民而善俗吾未見其有日也何其已細乎曰平天下亦猶是也

西安之地秋稅畝一斗夏稅五升及其久也秋地沽而不售皆歸貧人夏地皆歸富人有司以布折稅者夏匹布石有二斗秋止折半於是貧富滋相懸先生遇二司輒言之門人曰夫子不屬事此言何也曰苟得貧富均

又何屬事之為辭且昔者王端毅公在南直隸也調停官糧民糧之偏令官糧抵斗實收而民糧加耗以補之南人至於今頌之又安知二司者無王公之徒邪大抵買田夏秋稅均過割可也

正德七八年間皇儲未立盜起而羣臣憂言官屢請弗建也先生曰是執政者之過耳霄曰何謂也曰祖宗法親王居十王府邸俟儲立而後行

霄問何子仲默先生曰其詩有漢魏之風是可取也其

文襲六朝之體不可取也然而其人則美矣問李獻吉曰為曹劉鮑謝之業而欲兼程張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矣

問康德涵曰漢馬遷之材也其學之博猶未逮耳問馬伯循曰見善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問張仲修曰直而敏足以從政矣

先生曰利刃雖割易缺利口雖辯易沮君子養德以為貴

詩問周禮先生曰即孔子之答諸弟子耳何謂也曰天以一氣化生萬物聖人以一貫曲成羣賢王者以一理分統衆職其義一也夫周禮行天下無窮民

先生謂詩曰漢光武至富貴也嚴子陵至貧賤也後世論光武猶有貶論嚴子陵無不褒故君子貴立志

詩問逍遙遊不亦樂乎先生曰不然周惡夫堯德之大也托為藐姑射之四子以小之耳故曰鷽鳩斥鷃笑鯤鵬朝菌蟪蛄笑靈椿其忿嫉孰甚焉不然彼宜甘心淤

辭統矣奚羨夫斶不龜手之方以獲裂地之封哉大言不能葢其情其是之謂歟若夫疏水則樂在其中簞瓢則不改其樂斯孔顔之逍遙遊也

夏子曰今之不知時務而好談經者皆腐儒也先生曰六經盡時務也第讀經者弗知耳如其知經也必不敢背經矣

君子習文不如習行習行不如習心習心以忠信而文行在其中矣

李子論樂先生曰書不云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九韶之舞九德之歌皆以此耳故鳳凰儀鳥獸舞後於時雍風動也曰杜夔王朴祖孝孫如何曰末之哉昔者予之幼穉也偕羣兒吹蔥葉擊瓦礫以嬉戲今憶其樂雖虞廷鳴球柷敔莫過焉夫民方詛怨而三子奉拳於金石累黍之講若由君子觀之皆欺君耳曰賈誼請興禮樂文帝未遑史氏譏之何也曰此史氏之不學也夫文帝未遑卒成富庶之政武帝用李延年司馬相如雖赤鴈

天馬芝房亦造樂歌海内益耗可鑒已

吳季札曹子臧魯叔肹周之伯夷叔齊也夏侯令女之材為近之

先王制服止於五者義也先王制刑止於五者仁也不義則情不能行不仁則性不能盡仁義者先王處死生之道也

詩問史約之作何謂也先生曰尚書春秋上世之經也志詳而事畧不兼其傳大賢不能達其故秦紀漢書以

下後世之史也事詳而志畧不裁其蕪白首不能舉其悉

孫世其問一貫何似先生曰讀易及春秋可見然則忠恕之說非歟曰易與春秋言忠恕何也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卦爻變化仁義行褒貶變化綱紀立

叔用問政先生曰養民以限田舉民以四科簡民以府兵教民以六行君用程顥臣輔漢文可以行政矣程顥漢文皆亾矣柰之何曰主上之資類堯舜豈惟漢文乎

臣下之賢有顔孟豈惟程顥乎故有不妨賢之執政則程顥至有不逢惡之執政則漢文興

季聰問巷伯刺幽王寺人傷於讒而作者何先生曰讒至是則無人之可容矣故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見幽王用人之失也雨無正小旻見用謀之失也故小宛雖百姓亦懼其禍矣是皆本於讒也故小弁讒及妻子也巧言讒及大夫也何人斯讒及公卿也巷伯讒及寺人也故谷風以下言其亂

伊問昔者堯請致天下於許由有諸先生曰此莊周自大之言也堯之仁知如此其神天也舜之孝弟如彼其聖賢也堯猶家試之以九男二女國試之以五典百揆積二十八載而後禪聖人之傳天下若是重也許由而讓天下可謂棄碩果於鵂鶹投玉食於偃鼠則亦不仁且知矣

濤問仲尼不毀譽者何先生曰昔者夫子嘗曰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

必多溢惡之言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夫子耳順者也其奚毁譽哉

顔問孟子屢期齊梁之君之王則司馬氏疑孟李氏常語鄭氏折衷譏孟子忍心忘周無君臣之義者果然乎哉且孟子嘗卑管仲晏嬰彼管晏又何嘗廢周也先生曰不然凡孟子之所謂王主救民而言如其救民也王自歸之三氏所謂王主篡位而言如其篡位也民亦叛之又安有所謂王乎且管晏之時楚獨稱王天下猶諸

侯也故管晏以其君霸孟子之時韓趙魏大夫也已為王況諸侯乎故孟子以其君王管晏時可尊王而不尊孟子時當興王而不能故孟子卑管晏而稱文王

格天存乎信建功存乎仁使力存乎度敬上存乎忠慈下存乎公

孫憲副用吉嘗謂言官曰諸公未得百寮之實輒因毀譽以劾人何也言官曰若緘默人則以為曠職耳孫子曰朝廷作養人材官至二司亦難矣未實而遂之去以

為盡職也去者不亦冤乎以告先生曰盍語之曰所言之是非大小關在己之得失高下彼將知懼而不肯訃恩讐矣

先生謂介曰非盡性不足以事親盡性所以至命也非執禮不足以事君執禮所以從義也介曰何曰昔者仲尼謂葉公子高曰天下有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

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先生謂韓退之有美才焉惜乎未見大道故其文爾難也薛生曰王仲淹何如曰其在韓子之上乎又何比擬之多邪若曰所居而變所言而通其董仲舒諸葛孔明程伯淳乎三子者求子之所不逮也

雷問明先生曰窮理而已矣問公曰循理而已矣故由理則為君子不由理則為小人何謂也曰形也者氣也氣也者理也不能於理即不能於氣

求安莫如治病求善莫如治過病去則體安過去則行善今之中庸之論皆鄉愿之徒之為也是以君子深嫉焉為其假聖言以妨賢而病國也

壟問君子之所樂如何先生曰君子有五樂皆三樂之緒也一曰方正自遂為國作紀二曰履經奉典為國作士三曰廉淑別慝為國作官四曰教行政安為國作民五曰垂勳昭親為國作風

文王之後視民如傷者其惟我太祖乎進善如不及懲

惡如去毒

詩問詩先生曰詩之亡久矣三代之詩或感於物或緣於政或有懷而與其辭典可教也其情邇可詠也後漢以來設題目苦思慮葢其所短侈其所長悅人耳目迷人心志詩終不可以詠不可以教詩之亡久矣必不得已其民間之歌謡乎猶有風乎爾

先生謂霄曰吾未見甘貧者也居翰林而見何子粹夫焉一布袍六七年

霄問周茂叔先生曰有德人也方黄叔度則又有言矣問程伯淳曰如其師問正叔曰伯淳之弟也問朱元晦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而已矣問張子厚曰方伯淳則不足方元晦則有餘伯淳已近乎化元晦亦幾於大張子之化十三其大十九問陸子靜曰斯其人聰明遠見若浮於元晦但其力行實未至耳

先生曰罪莫大於妨賢惡莫極於非聖陳詔曰不有不忠之罪大乎不有不孝之惡極乎曰惟其妨賢而後天

下之爲不忠者衆惟其非聖而後天下之爲不孝者廣故罪惡止於身者小及於天下者大

蜀人朱季連言鵝賊猖獗四年矣不如立其酋長令自撫之也先生曰果若此後有效者如唐田承嗣宋李繼遷晴克禦之乎曰既立之後復誅之奚爲不可曰令且不能誅况於倒太阿而授之柄乎

先生謂秦子曰始廉而終汚者其廉亦謂之汚利也始公而終私者其公亦謂之私名也始剛而終懦者其剛

亦謂之懦血氣也不為利驅不為名動不為血氣使終始其道動與天合者君子也

繼祖問宋齊梁陳之不振者何先生曰鮑謝江孔徐庾沈謝為之也曰數子詩且文曰茲其所以不振也其志與道可悲矣使天下隨風而靡者其誰乎且其反君事讐正與後世馮道等又何足與論詩與文哉

涇野子內篇卷一

涇野子内篇卷二

明 呂柟 撰

雲槐精舍語

先生遊雲槐謂高壐曰學者有三多有四寡壐曰何謂也曰寡言則行力寡動則静深寡交則業專寡欲則理明是謂四寡多學則徳積多思則幾研多就吉人則為善也易是謂三多

先生曰晚唐之文浮於靡晚宋之文浮於俚以修聖人之道皆難也子言曰初唐初宋之文可以入聖乎曰子未習魏徵乎導君如盂水子未習程顥乎待士如扣鐘

然則程子何以譏魏子之事讐乎曰功過不相掩

西里子曰子貢貨殖夫子以為不受命顏子簞瓢夫子賢之師夫子者必皆不食以死乎陳子曰豈以子貢既足而又求富耶先生曰亦觀其心耳若子貢貨殖以給父母妻子之養而非猗頓計然之意雖炎帝神農不禁

也若顏子簞瓢少動其心而改其樂雖餓且死孔子弗賢也

劉子論建文永樂之人材而稱解縉楊士奇之為傑也先生曰夫人材論於太平之時則貴文論於禦侮之際則貴武論於獄訟錢穀則貴廉論於危國亾世則貴節夫建文永樂之間西安之張紞泰和之周是修真寧之景清貴池之許觀其傑乎解楊其愧諸曰齊泰李迪黃子澄方孝孺之死甚烈此亦非傑邪曰致建文之亾

則可罪死建文之難則可録

先生曰端居暗室終年而不外想者斯其人可以入市

朝

渭川周子問異端先生曰古之異端猶可闢也今之異端不可闢也古之異端猶異類也今之異端則同類也挾術數者世稱才儒閑詩賦者世稱雅儒記雜醜者世稱博儒趨時而兢勢者世稱通儒談玄者世稱高儒臨事含糊淹滯者世稱老儒蹈襲性命之言者世稱理儒

斯非皆為孔子之書者乎然誤天下蒼生者皆此異端也老佛其細諸

詩問山巨源進賢不言死而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王仲淹與其密不與其仁者何先生曰出處君子之大節也巨源初與嵇康稱魏七賢其志壯矣比晉取魏反面事之位至吏部雖放達者亦喪斯叔夜之絕交也奚其仁

先生曰令之戲諧者皆好名嗜利之徒也何子栢齋曰奚至是乎曰既欲謟乎俗又欲獻其敏獻敏則欲有聞

諂俗則思固位誤天下蒼生者皆此夫也

先生曰君子修存小人修亾君子修壽小人修夭

介問唐藩將代漢將如何先生曰此明皇之惑於太真也故禄山肆行無忌耳詩刺幽王之致其亂曰豔妻煽方處

先生曰陳壽之志范甯之春秋皆思過半矣故王仲淹取其志陳詔曰王充張衡之文何如曰不足稱也其志則微夫

庚午之冬戚黨百戶魏榮自京過涇野言東方之盜今大猖獗稱王矣往年各邊如榮輩請襲替於司馬門者數百人若給以戎馬畧示賞罰令當盪定久矣乃用京兵京兵素役於宦寺而不知簡是委羊虎口耳尋見其滋蔓也先生甚壯之越二年盜賊偏天下始徵邊師而民力殫先生曰嗚呼以大司馬之見不及一士卒宜數年天下之未定也

先生曰孟軻董仲舒之後得道之深者其惟隋王通乎

若在孔門當雍商之間矣介曰續詩續書人咎其僭經中說人咎其擬論語者何曰詩書不續何以見後世之衰為來告邪若中說多發前人之奥其行則王子之志也其文則辭收姚義之筆也可盡議乎

大仁廢勇大義廢利大禮廢文大智廢謀大信廢盟大化廢教大德廢言大孝廢命大忠廢諫九廢者聖人之所以異於人也

介問魏相白去副封可以防奸乎先生曰惜乎未探其

本也并封事而去之則三代矣曰其如世變之難何曰高帝文景之世雖有對策尚未封事也距此方數十年耳去之則何有且相因許史而白去副封宜乎其不知本也然其論兵論災異則猶有皇矣康誥之風焉又曰自漢以後封事亦不可無

介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先生曰自顔子始學顔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彦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顔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先生曰林慮馬敬臣其之畏友也弘而正盆之以信斯可與窮理溫而恭盆之以義斯可與盡性明而審盆之以果斯可與知命

泰子西澗曰為政專治豪强則貧弱安矣先生曰有意為此亦非政體詩云王道如砥其直如矢康子對山曰至公之言也

子實問寺人之害柰何先生曰洪武之世如周文武其寺人皆庶常吉士矣故莫聞其名也永樂之世如漢文

武其寺人皆賢良方正矣故莫稱其事也正統以後有蟒衣自王振始也成化以後有玉帶自汪直始也王振内竊絲綸之命汪直外操撫按之權是三楊陳王輩之罪也

先生謂伯需曰某少事周垣曲其灑掃應對之節可得而聞矣童事樊河陰其勤勵儉約之風可得而聞矣弱事髙龍灣和獲嘉其溫恭慈祥之懿仁厚無為之度可得而聞矣壯事孫大行其嚴毅持正之矩博大英鋭之

範可得而聞矣然今皆未能有一存焉如之何其勿思也

先生曰孔廟從祀之外亦由仕路乎薛生曰何也曰汲黯丙吉蘇武黄憲陳寔郭泰諸葛亮宋璟韓休尹焞而不祀馬融揚雄而祀何也曰數子無著述曰七十子之祀者亦有不知其名者著述安存乎夫祀也紀德則人務實紀言則人務名世之治亂所係也其可苟乎

先生曰志在榮身者未必能榮其身志在榮名者未必

能榮其名故君子以正心為本務實為要

仁者可親義者可畏可親則為善者衆可畏則為惡者孤

世其問朱子一封事數萬言何其已富乎先生曰必若此焉老師宿儒讀之亦欠伸思睡矣況幼沖之主哉然則道之不行亦在我者之過乎

詩問格物者何先生曰其亦程子主一之說乎何謂也曰如目有視面視膝視足及滛視勿視之不同也格而

知之以必行耳言動諸物皆然也故大學舊本以修身知本為知至也朱子所補格物之章非歟曰未嘗亾也又何補之有且如其補為所謂當世不能究其辭累世不能殫其用也然則朱子必以格致誠正告君者何曰此郤堯夫所謂生薑樹上結也道之所以不行乎夫不審其宜而驟語之雖耆儒猶或病焉於幼沖之主難矣哉易有納牖遇巷孟子有好貨色之對其亦未之格邪崔子洹野曰今有擬經為言者人皆譏其非先生曰擬

經而言必擬經而行矣如其行之戾經也人之譏也宜矣且今為詩者擬李杜為文者擬韓栁人不以為非也擬經而譏何哉易不云乎擬議以成其變化

欲蔽仁利蔽義何以去欲無物何以去利無我無我然後能正物無物然後能正我故仁義者君子之所以參天地也

先生見竹林七賢圖嘆曰在國無君在家無親在前無魏在後無晉在朝無政在鄉無俗者七子也

董仲舒漢之醇儒也其初有功於孔子之道者乎孟軻之後邪説又息孔子之道大明於世自董子始

先生謂桑子曰古之聖人説禮樂者莫如孔子故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又曰禮云樂云玉帛鐘鼓云乎哉然則玉帛鐘鼓亦有廢之而用者有用之而廢者故世治矣無此不足為損世亂矣有此不足為益故君子探其本

忠信哉斯司馬君實也兼之以張子厚之禮而王道備

矣西里子曰吾閱人衆矣多言術詐可以籠民而獲上謂忠信者無用之本也而子獨言之何先生曰嗟乎茲世之所以可憂也夫忠信之行有三一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二曰知禮必為三曰朴實無聞一焉者聖也二焉者賢也三焉者愚也不愚不聖又弗賢焉其不知之矣

胥問史約之始伏羲者何先生曰聖人之好古者莫如孔子然係易則自伏羲以下删詩書則自唐虞以下其

上莫言也故伏羲之前不得而詳伏羲之後不得而畧先生謂陳詒曰唐詩不廢天下不治漢文不興天下不平詒曰何謂也曰漢文質而簡措之則易行唐詩虛而靡有之則奚用故興漢文則人敦行誰不周勃汲黯哉貴唐詩則人滋邪誰不呂溫元稹哉

霄問通鑑帝魏綱目帝蜀史約則主漢而平書征伐云者何先生曰凡一統則稱帝帝魏自中原而言帝蜀自接漢而言皆偏辭也平書其實乎猶戰國之例赧王殁

雖東周君不得稱帝也曰王莽已一統不存新紀者何
曰建武元年帝孺子始弑於臨涇又何新紀之先存
言問鄭子産及申屠嘉同師伯昏瞀人子産恥嘉之兀
也每出入不與並嘉遂以形骸之外恥子産嘉其德充
歟先生曰嘉其德充則弗兀矣夫子産不恥其同門而
恥其出入是舍門而出入也師其何如哉是嘉非子産
之友瞀人非子産之師兹莊周之誕乎
先生謂舜謨曰君子正其體而後觀衣裳之章奠其室

而後觀山藻之飾志不足而榮華其言難以適治矣王仲淹謂陸機文子不信也不然何父子兄弟皆不保乎嗚呼道不足而攻文者可以戒矣

東林書院語

用問鎮守之害使人不能聊生何也先生曰此非知制勅者之過邪故不為作欺人勅則朝廷奚遣故不為作欺人勅則鎮守奚害彼鎮守者又何足道哉

伊問書終於秦誓者何先生曰秦誓其可以作聖乎夫

人不患於有過患於有過不知悔而改也悔而改之雖
秦穆也堯舜皆可爲矣故書以二典始以秦誓終
先生謂子言曰詩有三教風言乎其俗也雅言乎其政
也頌言乎其德也故讀風而知俗之美惡取舍之教立
矣讀雅而知政之正變興廢之教立矣讀頌而知德之
淺深幾微之教立矣故賢而後能知風聖而後能知雅
神而後能知頌故德以善政政以善俗
李繼祖問吏而登仕勞而進官王仲淹以爲秦之餘酷

者何先生曰選材而仕猶或僨事度德而官猶或病國材德不據而以吏與勞焉多見其棄民也三代間寧有是乎

叔用曰尹彥明程門之高弟也為母而誦金剛者則何居先生曰斯其母平日之所嗜也然亦夫子學仁之誤乎過此則舜之順親矣

胡子有其友死訪哭道焉先生曰夫子不云乎哭諸寢門之外曰為位乎曰為位曰奠乎曰奠曰禮乎曰禮不

可以莫之實也夫兾其實哭乎

先生謂叔用曰師友之功誠大也渭南薛公之學其以為所自得也甞遇於長安僧舍而叩焉公曰敬之以蘭州周蕙為師陜州陳雲逵為友夫周有朱壽昌之行陳有程正叔之志乃然後知薛子之學矣擇師選友其可易乎

先生謂介曰予聞諸思庵薛子曰介庵李錦關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亾矣夫夫薛子其亦

見介庵而興起者乎

介問程門之高弟先生曰其尹彥明乎曰不有游楊乎曰游楊粗曰游楊之精近於禪曰此其所以粗也曰尹在朱門當何賢曰雖朱元晦且讓焉況其門人乎尹在孔門則何若曰其學顏子而未大者乎

容有言滇南之田浮於水上者可盜而移也馬子谿田曰其猶學之無本有浮名而為物誘者乎先生曰此謂致知在格物

先生謂薛生曰河津薛德溫先生直內方外果敢自取可謂得魯齋許子之傳矣蒲州衛述先生學於河津先生忠信無詭可透金石可謂不愧乃師矣予聞諸蒲州王紳先生云

門人問避禍先生曰從義問謀生曰安命又問焉曰非義之禍君子不避非命之生君子不謀

官問友三益者何先生曰友多聞不如友諒友諒不如友直故夫子以友直為首

楊明父之妻死其子之服未祥也其繼妻又欲死有為楊子諜者欲為其子先娶也楊子惑而問焉先生曰此大倫也使汝子無知則可如其有知也不歸怨於子乎君子宅身一曰義二曰命禍福不與焉嘗聞教子以義方子是之舉亦為納之於邪矣

權用問文之不明者何先生曰行之不篤也久矣何謂也曰學之不講也久矣安得講學之人與之論行乎安得篤行之人與之論文乎

三過而不改者是為玩過三禍而不懼者是為樂禍斯其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先生謂馬子谿田曰外曾祖宋公之德其未之今見也某聞諸長老曰公之為書生也采薪養親面無戚容教授瀋府瀋王語默稟度焉曰真吾師也及其垂殁也墓位當絶穴子弟請易之公曰玉兄弟四人當誰易也卒定焉此與曾子易簀亦近哉馬子曰理聞王太師端毅公評西安人物矣比宋公於漢毛萇伏生

胥問曰堯視天下重於巳子然乎先生曰然昔堯以天下之故捐二女於虞舜若試之而不登庸焉二女為虚歸矣及舜既可用也又廢乎丹朱當是時也視天下重視二女九男輕然則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曰推恩之仁篤近而及逺博愛之仁舍小而謀大

李立卿曰陳白沙幾乎崇效天薛文清幾乎卑法地矣先生曰智崇亦由禮卑禮卑亦由智崇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二子之道其未之能習也然而嘗聞其大節

矣白沙狂而未足文清狷而有餘由孔子言之皆可以入道始學者如趨焉文清其正矣

涇野子内篇卷二

涇野子內篇卷三

明 呂柟 撰

東林書屋語

鄭子闇問禮庶子為所生母練冠麻衣縓緣為父後者無服父死始為其母緦今亦斬衰何先生曰由父視之有妻妾也由子視之知其母不敢知其妾也生身之恩莫大焉而不三年非所以存其子也故孟子曰雖加一

日愈於已且繼母慈母養母皆三年生母而不三年何居父命他妾養已者比於父之他妾生已者不既輕矣乎生母無服雖聖人之制亦可改也繼母者何曰子夏曰其配父與因母同孝子不敢殊也慈母者何曰子夏曰貴父之命也貴父之命即同母不亦重乎且孔子又何以非魯昭公之練冠也曰孔子又不云乎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慈母固有三年之懷矣不然不生不然不長不然不知有父也養母者何曰吾母不以

其子為子也吾斯出養母不以其子為子也吾斯入吾母既不三年養母又不三年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

先生謂祖學曰君子之事君也格其心不耀其寵時其諌弗諆其身請聞焉曰昔者蘧伯玉謂顔闔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為聲為名為妖為孼其知此夫

鸞問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以下者何先生曰言四德一理也是故或别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

體是故乾元始亨言亨即元也其利貞即乾元之性情也故乾始即能以美利利天下則亨利貞者非乾元之外又有物也故剛健中正純粹精之七言以贊此也六爻以明此也故聖人乘六龍以御天通其變使民不倦雲雨之比亶其然乎

先生謂周官曰先君子臨喪必能圖其終臨祭必能格其神臨訟必能辯其疑臨譖必能知其故臨患必能圖其安予當事不能酬必責予曰汝所讀書奚在邪故馬

谿田謂先君子不言而躬行

琥問文先生曰治左氏周官問文曰治尚書原勲問文曰治孟子權用曰何謂也曰琥俚而不則官易而不典勲愽而不暢

子闇問父卒嫡孫爲祖父母祖卒爲曾高祖父母斬衰者何先生曰父祖子孫一體也祖喪其子則孫喪其父也故祖卒曾祖曾孫猶父子也曾祖卒高祖玄孫猶父子也

伊問秦鞅何以開阡陌也先生曰墾棄地以盡地利聽買賣以盡人力定永業以絶歸授耳曰可乎曰廢先王之法惡乎可也然則始皇又何以令黔首自實田也曰井田既廢民多兼并故舍田稅人地數未盈其稅又備曰可乎曰是逐民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者何輸田主也曰可乎曰里有公侯之貴此之謂也

霄問仲止之冠也渭陽公不為主以應賓而子代之者何先生曰吾父告諸廟使其習禮於君子敢不執其勞

古者筮日於廟所卦者執卦以示主人今以大統歷選日何曰制也帷房設洗陳服皆如禮矣乃不用爵弁服皮弁而儒弁襴衫絲弁皂衫者何曰亦由夫制也古可因者則從古古可革者則從今古冠者見於母母拜之今四拜於母母坐受者何曰子雖黄耇台背不可無親也母而拜子古之不可從者也

達問勾踐之事吳也用大夫種之謀以已女女吳王大夫女女吳大夫士女女吳士復納美女於太宰嚭撫越

十四年而遂滅吳董子所謂先詐力而後仁義者也孟子比諸太王不亦過乎先生曰勾踐固非太王之儔矣然其憤檇李之敗而棲會稽也葬死問傷養生弔憂送往迎來去惡補不足免者醫病者救怨曠者有罰國人三請戰而後興師可謂知辱自憤近於智矣當是時也有如此君者乎故秦穆公五霸之亞也孔子以其悔過可以入聖也錄其書以終堯舜越勾踐諸侯之末也孟子以其知恥足以入智也取其志以並湯文聖賢樂善棄

過之心如此夫

劉子曰晚宋羣臣遇難皆避去太后下詔切責至以無顏見先帝於地下為言及論守節而獨稱李復侍郎一人然則宋人材何以寡乎先生曰死難之士安石輩皆逐之於前矣避難之士皆至矣又何以責其不死乎故張敬夫曰仗節死義之士當於直言敢諫中求之

官問婚有六禮今用納幣請期親迎者何先生曰納吉納徵納采實未嘗亡也但行之苟簡耳問納幣曰昔文

中子謂婚娶論財之非道今天下皆論財欲興桃夭肅雝之化不亦難乎無惑乎治日之少也

先生謂九川子曰汝帖不若絳帖之爾真也夫書入木石即失厥初得三遺七取形去神者皆汝帖也夫書存意尚可考跡在世亦可辯故三代之書聖世之書也其文典兩漢之書治世之書也其文樸秦始渝古變國之書也其文奇魏始通元茍國之書也其文淺晉宋齊梁陳隋亂國之書也其文治而捷後魏北齊後周諸代盜

國之書也其文粗而厲唐衰矣其文淫於晉宋虚矣其文蕪於元九川子曰果哉唐雖篆亦俗漢雖隷亦古世變趨下如此夫

官問程子曰露者星月之氣所爲故夜陰則無露先生曰不然亦地氣耳夫當春夏之時地氣之升也重則爲雲爲雨不重則不爲雲雨而爲露當秋冬之時地氣之升也重則爲雲爲雪不重則不爲雲雪而爲霜其究則亦天之氣感之耳如以爲星月之氣而爲露也冬夜豈

無星月乎奚不露夫天之露霜猶人之語默也子亦求之已而已矣

官問孔子奚不論日月雨雹先生曰昔在子路問事神夫子且不對曰未能事人夫聖人論人如此其亟也人猶舍而求之渺茫如聖人而論日月雨雹也後之流弊不可勝言矣然其言人即言天也言天即言人也故春秋紀日蝕雨雹水旱霜雪皆爲言乎人

洙問外想難絕先生曰心無主則客邪交侮矣又曰以

其可想換其不可想何以有主也曰禮義浸灌耳比其久也心與理一雖有客邪不能入矣今有言讀書非力行者以予言之背過四書六經真力行之士也蓋非心好義理則六經四書不能入胸中矣洙無獨玄談而不若學

官問揚子雲曰通天地人之理謂之學先生曰子雲焉知學何謂也曰蒼蒼者豈天理茫茫者豈地理哉惡乎學曰通人則通天地

有督糧參政法嚴而今刻過涇野草堂先生謂之曰昔者糧額之初定也西安南有灃澇浥滈北有鄭白二渠其地稱陸海焉故其額甚重也今官設而職廢渠存而水涸然而有司者猶以額徵焉如之何民不逃且盜也於是有何副使道亨者聞而奏於朝以修豐潤王御史諸渠比水行而遠近强弱之用又弗平先生曰果哉興利不如用人

勲問王仲淹謂杜如晦若逢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則何如先生曰如晦且不能正太宗之閨門况其他乎父

子君臣各止其所豈小之乎哉仲淹亦過譽矣

官問君子不教子周公則撻伯禽孔子則訓伯魚周公孔子非歟先生曰此孟子因責善之事而說之激也古之聖人自胎姙及食食能言已教之矣子之不教是愈踈不慈也故教則可責善則不可責善非教歟曰教有養之之道責善有服之之道若周公之撻伯禽則為成王也

涇野子內篇卷三

涇野子内篇卷四

明　吕柟　撰

端溪問答

端溪子問桃李冬華春王正月大雨雹暑月冷雨十月或雷鳴者何涇野子曰人事有順有逆則天道有常有變然亦有不盡然者其氣數之錯乎

問夏月甚炎而井水寒陰在下也冬月甚寒而井水溫

陽在下也一寒一溫其二氣之升降乎曰人呼吸亦然故學者精義以致用

問恒情聞人有善則忌之聞人有過則附會之慶平生人有小能細行即責之其或有背負已者則但付之一嘆息實未嘗畜之胸中比其悔也反德之不知此心可進否曰纔說不留之胸中尚差此上更有好路途也

問凡天下明生於晦動生於靜華采生於素巨生於細終生於始理固有然者矣是故聖人抱朴守一與天地

同化愚病不能韜晦已耳曰韜晦亦小事耳
問人之吉凶凡以善惡而已故吉人而罹災是曰反常凶人而獲福是曰不祥然君子之為善則豈以是為忻戚哉令不然聞鴉噪則以為凶為憂聞鵲噪則以為吉為善嗚呼其亦異乎曰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凡天下之道只貴知止能知止聞鴉噪亦不憂聞鵲噪亦不喜
問言行士夫第一義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孟子又曰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将安取衷哉曰皆是也孔子以必為小人孟子以不必為大人

問天下古今莫難者相知尤莫難者相信夫以聖莫如周公有何不足信者何必至風雷之變然後釋也則夫不如公者可知矣吁是宜眼底紛紛者衆也故人知不如自知人信不如自信曰惟赤舄几几好觀若常人雖微風輕雷亦駭然矣

問天地一元十二會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統而言

之不過六陰六陽迭相循環然陽中未始無陰陰中未始無陽學者觀於陰陽之間亦可以進德矣曰孔子斟酌四代禮樂亦此意故曰變則通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問千古聖賢心事與天地萬物萬事之理無不賴文字以傳所謂文字如六經四書之類是也故嘗竊料人固不可專靠書冊舍書冊亦豈所以為學邪曰顧觀之者如何耳四方上下山川草木皆書冊也要之有所歸耳

問動物感人莫如音樂嘗見世之所謂戲子扮岳飛秦檜故事坐客往往泣下而况先王之雅歌者與故天保以上采薇以下關雎鹿鳴棠棣伐木蓼莪之章茍時復咏歌亦未必無補於德性曰於田夫野老之前扮岳飛秦檜即泣下沾襟若歌采薇關雎等詩雖千百遍恐亦不欲聞也是故世變不同人品亦異教君子小人亦異術

問漢文帝却千里馬與晉武帝焚雉頭裘事雖不同要

之皆可為貴異物喜奢侈者之戒然文帝有一賈生不能用惜矣曰文帝之見與賈生不同恐文帝非賈生所能及也

問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與所謂是日哭則不歌未嘗不嘆聖人心地只是一片自然至誠惻怛四字作聖之基也孟子亦曰哭死而哀非為生嗚呼風俗日漓禮教日壞往往臨喪不哀甚至父母之喪亦恬然如平時也曰習俗成雖賢者亦改其初心有道者宜振之

耳

問韶音作而鳳儀與春秋成而麟出恐是聖人至德太和有以動之耳非以音樂之和書成之故也曰音樂即至德獲麟麟之不幸也故絶筆焉其義深矣

問常情玩生於所忽敬生於所尊今日只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與顔曾思孟周程張朱只如見在當時與我相參恐其益不小故羮墻見堯蚤夜思舜若但以為古人書吾且讀之未免作輟相半如千里得家書何

嘗不喜而欲求所謂恭敬如對面父兄難矣曰此亦是一半功夫若解後更須要他箇堯與舜在面前也葢自不能已矣

問老子有言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則必見可欲而亂乎夫使吾心有主其能亂乎必若吾夫子所謂非禮勿視聽者然後為無弊曰人於非禮耳目雖勿視聽而心中不忘則亦亂耳

問家難而國易固然家之難化莫如婦人雖怨吉之道

也至於婦子嘻嘻非所以肅內範也故曰終吝其必防之於未然乎故曰閑有家志未變也治國基之矣曰防亦未盡纔言防便骨肉間隔大要其身正與行道耳

問呂刑可以示用法者酒誥可以示嗜酒者二典三謨可以示望治堯舜者禹貢可以示治水者湯誓可以示創業者伊訓顧命可以示守成者大誥多方可以示化服梗叛者故致用莫大乎書也曰事雖有異道無不通只酒誥豈不可以望堯舜者哉

問長江之上大海之濵風波之險可畏也至於風恬浪息漁人出沒其間鷗鳥飛鳴其中若相狎而玩者何也水忘機也漁人鷗鳥亦忘機也若乃吾人之宅心宜若平且易焉已矣而反有不可測者則其為風波之險莫大焉此莊生所謂險於山川者也是故機心忘而後可以進德矣曰只看如何平易平易一差恐靡然矣

問孟子所謂勿忘勿助只是説自然而已葢忘則涉於無情助則出於有意也曰勿忘亦非自然葢自强也功

夫全在此

問天下萬事精於勤荒於嬉如張東海以草書名一世亦自苦心中來向使移此心以學道其何精奥之不造乎曰豈惟草書哉雖詩與文亦然若苟有所志雖草書亦無妨

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守其國夫所謂一非理乎所謂理非太極乎然後知老子得易之體也曰老子未知易之用焉知易之體

問凡人必有堅忍不拔之操而後可以立俊偉光明之業故君子莫大乎堅忍也曰堅忍固善然亦是細事耳

問皇極經世見邵子格物窮理之學然其視子雲之太玄不亦遠乎所謂補湊云者或者以程子不學其數為宜矣藉口一何妄乎曰太玄固於世教遠矣經世恐亦太淺近可疑

問今之所謂僧非墨子流乎所謂道非老氏流乎故孟子於夷之斷曰二本孔子於原壤斷曰老而不死為賊

善斷二氏之病者莫如孔孟也曰孔孟斷二氏於未害之前故難今所見者蓋流弊也

問物有氣化有形化是故星殞為石非氣化者乎雀入大水而為蛤非形化者乎曰星之氣凝聚重濁已欲成石而後殞也雀入水化蛤其性近乎若他鳥則何以不能

問先儒謂月借日為光夫日太陽之精月太陰之精各用其明無假借也若謂借日為光則是月本無明矣譬

之陰火陽火其有明一也譬之人之目左為陽右為陰亦互借為明乎況周書曰哉生明言月之始生明也又流星自天而下亦有光也是知月之弦望盈虧養明於晦也以漸而盈虧陰故也吁凡天下之物未有不晦而明者獨月乎哉曰星月皆借日光恐是故月未望不圓

日中見沬為災

問凡虛明輕清者皆屬天沉厚重濁者皆屬地若乃指高高在上者曰天指隤隤在下者曰地恐未然乎曰語

須有著落方好端溪則何以指人耶

問日以沉而升月以晦而明雨以旱而貴物以春而生故君子明忌於太察恩戒乎濫施天道人事一而已矣曰升沉晦明皆不得已而然也有心於晦沉則有心於升明矣

問人必心平氣和而後可以處事心平則理暢氣和則辭婉是故可以動人矣曰心平氣和非為欲動人為也

問人不難於聰明而難於忠實事不難於速辦而難於

安詳知此可以語道矣曰只忠實安詳更有說也聰明字恐誤認也

問天下智者少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嘗私論小人有不可測之奸君子有不可欺之明持明以照奸則小人無遁情矣然尤君相之所急者也曰知有三要一曰無私二曰無惑三曰無自狹

問孔子作春秋雖事因魯史而斷則聖心也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大段春秋無所容私非謂游夏真不能贊

助一辭也曰雖使游夏學至無私然千變萬化因物付形處恐亦不能措手耳

問凡晝屬陽凡夜屬陰凡民有疾晝必多輕夜必多重凡人作事晝必多精明夜必多疑畏故狐狸必夜出鵂梟必夜鳴陰陽之分也惟君子陽剛以為德窮理以達變故通乎晝夜與天為一曰易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恐不止此故曰君子而時中又曰不舍晝夜

問楊震辭金一事固難於暮夜尤難嗚呼有官君子如

震所為亦庶乎不負於吾君矣曰若震者將期於對天地鬼神豈止於不負其君哉雖然連金暮夜不至方信

問天地間惟卓然自守為良圖耳紛紛多言果何足貴哉曰止自守亦非為良圖言亦不可廢

問靜時體認天理易動時體認天理難故君子存靜之體認者以達乎動之泛應者則靜亦定動亦定其為成德孰禦焉曰動時體認天理猶有持循處靜却甚難能於靜則於動沛然矣

問人心其猶用兵乎用之善則克敵用之不善則害已是故君子莫先於治心兵矣曰人心之欲如盜用心制欲如以兵逐盜兵非人心王材曰用心制欲如以兵逐盜不若言以義制欲如以兵逐盜兵非人心為明白先生曰是也

問嘗謂人之生也陶冶於造化其猶傀儡在技兒之手乎及其死也歸根復命其猶傀儡在技兒之橐橐乎可笑也亦可悲也曰人之生如泡聚於水上其死如泡散

於水上如傀儡在技皃之手則天地為用力矣傀儡在囊橐之内則魂魄不散類輪廻

問草木何以無知也禽獸何以有知也意者草木之偏於氣者乎禽獸其兼氣血有知者乎夫惟有知故有牝牡之性生育之道矣曰草木本乎地者多故無知禽獸本乎天者多故有覺人兼天地之道故靈於草木鳥獸人而不能盡天地之道是亦草木鳥獸也

問倮虫錄不如山海經山海經不如博物志博物志不

如爾雅爾雅不如詩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曰詩非止優於爾雅博物山海倮虫也爾雅等書止明物詩則即物以明人耳

問天地之精開竅於日月人物之精開竅於耳目草木之精開竅於花實雖小大不同其理一而已矣曰聖人憲天聰明則萬國理萬物育諸竅皆通矣

問身者其神之宅乎神者其身之主乎故君子愛身養氣以培其宅所以存神也故神存則人生神去則人死

其道爾也曰神者身之妙用動作云為知來藏往皆神也死而不便散者凝聚者正且固耳

問博物宜莫如子產而不能察校人之誑持已宜莫如孝肅而不能免猾吏之欺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言君子信理宜乎世之誑君子者衆也曰校人之誑不必察脊杖之誑孝肅明亦未至乎不然則平日性情之偏吏已瞰其微乎

問飲以養陽食以養陰生民之恒故觀便液之清濁而

陰陽可見夫道不離乎日用故男女飲食道之端也彼求於人事之外無乃非道乎曰此等陰陽論道恐亦太淺若謂求道於人事之外非道者則甚切

問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其五帝之事乎三王而下涉乎迹矣後世至禮壞而民無所措手足至樂崩而民之怨咨生焉而欲至治太和難乎曰只是箇仁則難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問孟子謂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

而後仁義也此語極有力在吾儒尤不可忽也曰學者終身事業只是一箇誠與義反之則市井盜跖耳
問心其太極矣乎心之動靜其陰陽乎心之四端其五行乎故君子莫大乎養心曰養心是學問根本不知將何以為養耳顧端溪子終教之

涇野子内篇卷四

涇野子内篇卷五

明　呂柟　撰

解梁書院語

東魯光祖因述西渠為御史時事先生曰真御史也所行皆經術令安得有斯人乎問崔洹野曰其人聰敏每見之得聞所未聞不覺除去惰心蓋博古通今之士也問穆玄庵曰雖好佛學然其行則忠信端正士也問馬

栁泉曰温恭純良通達國體但或有似老氏處耳

光祖問薛文清公可與前賢誰比先生曰比吳草廬則有餘比許魯齋則不足

德在言先者其言亦易喻言在德先者雖三令五申莫之能聽矣行在文先者其文亦易明文在行先者雖繡章繪句亦無所於用矣

先生謂平陸諸士曰夫平陸於商有傅說焉孔子刪書而取其三篇者此地產也於春秋有宫之奇百里奚焉

孟子論人取其忠智者此地産也今去三子千有餘歳矣其山之靈河之秀豈無鍾萃於人若三子者出於其間以為孔孟之所取乎

光祖問二程先生孰優先生曰明道優然始學之道其必先自伊川之方嚴進乎

光祖問程門尹謝游楊四子孰優先生曰惟尹彦明吾最敬焉篤志力行有周漢人風使及孔門可方由求乎

丘孟學曰舉業之溺人與佛之溺人一般先生曰就溺

中不為所溺方是登岸

先祖曰觀屈原離騷之言其忠君愛國之心誠可敬然當其時君既不用隱居可也何必投汨羅水哉先生曰此其志亦可悲乎雖非中道之聖抑亦邁時之賢也此風行可以厲頑頓無恥之徒而況原為同姓之臣乎

先祖看鑑至魏晉間嘆曰能孝不能忠者其太保王祥乎他日以問先生曰爾看曾閔之孝曾肯仕大夫之家乎由是知後世之稱者一節也故尹彦明論堯舜孝弟

甚廣大

光祖曰漢昭烈戒子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何如先生曰上二句真王言下二句則近霸矣

先生常勉學者必以聖賢自期不要把自家當做草木類行坐常思自已終身做如何人也如此激昂必至廢寢忘食

光祖問曰在下者多謟在上者多驕何故先生曰在下

者謟而後在上者益驕

光祖曰後世學易而不能用者其京房郭璞乎先生曰斯二人原未學易耳

光祖曰物之遇雨或生或長其效甚速人遇教而不興者何也先生曰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蠧或浥難乎其為苗矣

先生一日夜坐仰山堂使諸子各言志之所欲耿重光對曰欲輕外物明義理曰凡人義理不明正由外物牽

制耳使常重在義理外物即退矣丘東郊何如對曰讀書常欲為已曰為已不同若獨記文字欲不使人知及考則在人前邪對曰否曰是不好勝不矜誇不圖利為已乎對曰然曰若是好用力也張泰何如對曰欲求一實字曰只欲實幹舉業亦不是實必以聖賢之實自體貼方是實耳王玉旻何如對曰欲期至遠大曰當自實與為已做起工夫至大而至小至遠而至近可與郊泰切磋也蓋為學須求良友講論勸戒方有進若自家誦

讀終無所得

先祖曰有舜之德夔方能成乎韶樂如無舜德雖有夔亦難乎其作也先生曰夔樂亦又在用稷契臯陶益垂伯夷之後成

先祖問程子蝎頌云殺之則傷仁舍之則害義如何處先生曰若傷人則殺之與故殺不同如此則仁不傷而義不害

朝邑王夔父卒有遺命欲停尸以待繼母之終然後合

葬先生曰從親一言而暴親尸於久遠不可古人常有從治命而不從亂命者矣

先生夏縣禹廟記言禹之所以為禹其要在拜昌言每令光祖輩熟讀以自廣

光祖曰西渠張仲修作河東書院以崇義遠利名齋極中人之病今改為居仁由義矣先生曰甚非作者之意也

先生嘗稱潞州仇時茂有古王烈之風焉

先生自運城會司馬主政邦桂問光祖問其人如何曰
貌象古雅質實真賢者後也
先生欲寫鄉進士大字賜光祖光祖曰願得長慶堂字
不願得鄉進士字也先生曰只此便是祿在其中
先生在書院時嘗夜隨擊柝者以觀號見安逸或寢者
且責之曰與汝是地為逸乎與汝是屋為寢乎且汝有
是身止於工文詞謀科第以為人乎抑亦求汝身之所
始思汝心之所終觀天地之不息念父母之所生明無

人非幽無鬼責以求不同於秋草者乎光祖一日誦之曰此言聞而不感發者非夫也

光祖曰有司尚貪酷固百姓之不幸也亦彼子孫之不幸也先生嘆曰貪酷者無以為得計

光祖曰張南軒潤色二程遺書為粹言何居先生曰使人讀之反因文而薄意

涇野子內篇卷五

涇野子内篇卷六

明 吕柟 撰

栁灣精舍語

周道通曰衡見鄒東郭言學濂洛關閩自孔子學下來或曰自濂洛關閩學上去如何先生曰昔明道兄弟十四便學孔子後來尚不及顔閔之徒只學孔子後亦未知如何耳孔子萬代之師也

問交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善人甚難處先生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能憐憫便會區處如妻妾之愚兄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此仁智合一之道舜欲並生張子西銘具言此理但千變萬化處非言所可盡也

問為學只不間斷好先生曰何以能不間斷曰責志曰此亦是第二層功也其要只是能知耳能知得便會顏子之欲罷不能也則何以謂之知曰如體寒思得衣以煖腹饑思得食以飽是知也因問焉能得知曰在默識

自省耳曰此固是要法若隨事觀理因人辨義讀書窮理皆不可鈌故曰致知在格物

問屢空之空只是虛字若言貧恐小了顏子曰屢貧亦非小事知破此便尋得仲尼顏子樂處也

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邪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道通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輕重

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力量改而為聖人方易先生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見得善處肯行便是力量溺於流俗物欲者乃弱也

光祖問母有被父出其父亾而母復歸焉為子者事之乎不事之乎不幸而又死其服如之何先生曰事之其服也猶服其出服

光祖問父母或有先亾者為子欲廬墓盡心於死者而生者又不能養當如何以處之先生曰廬墓非古也父

先亾廬之可也母先亾廬之不可也李愈言母無養則何如曰勿廬以求養可也

光祖問親與師當事之如一也或送師喪於中途而聞父母之喪何以為情先生曰奔父母之喪師有練祥之事則一臨然必其師之恩如三年之戚也則行之

光祖問父母俱存兄弟鮮矣而子出仕遇君之難死之則不孝不死則不忠二者何居先生曰當是時君難為重又非徐庶可比

光祖問孝子在初喪水漿不入口者何故止於三日也先生曰節也不及乎是日者忘死也過乎是日者滅生也故子思以曾子為不然

光祖問禮曰居喪讀喪禮若三年問奔喪喪服記雜記問傳諸篇平居不可讀乎若不讀何以見古人之行與制禮者之心歟先生曰孝子讀此起不忍之心故耳故伊川喪母而後喪禮熟

光祖問有為人子者常以仁義之言陳於父母其父母

猶有傷風敗俗之為不知更有何道以事之乎先生曰
雖則仁義之言其作用亦當有法不然則為非仁之仁
非義之義難以諭親於道
光祖問當時諸侯有以國讓孔子孔子受之否歟先生
曰不受而相之盇以國而讓之者必其知孔子而欲用
之者也又何受乎
光祖曰唐高宗立武后得李勣一言而決宋太宗欲傳
位聞趙普數語而止二人之罪敢問孰重先生曰太宗

見利而忘義故子毋兄弟之恩缺髙宗見欲而忘禮故父子君臣之分滅李勣趙普皆探其心而成其志以言其亂倫則均也若其相君之業當又别論耳

光祖曰孔子云大德者必受命臯陶之德不劣於稷契夫何稷契之後咸為天子臯陶之後則無聞焉抑當時用刑猶有錯處而至子孫未昌大乎世人多疑焉敢問

先生曰臯陶之刑詩咏淑問書稱明允則固臯陶之德也豈有錯處然其後封於六終子孫世世列五等諸侯

又何必皆天子哉縱未為諸侯未可以此必天而較皐陶也

今士大夫居喪接人皆蘇巾深衣光祖竊疑焉敢問是禮歟先生曰吾二十年前嘗傷其情之亾久矣今三五年來并傷其文之亾速矣是故亾情者必亾文亾死者必亾生俗也可痛哭乎

光祖曰邵子之數學先祖以為即揲蓍之捷徑也而先儒與近儒多鄙之若繫辭揲蓍之說亦非歟先生曰邵

子之數與大衍之數頗異邵子之數方而滯近利也大衍之數圓而神本義也利則人皆慕外其求之也有中有不中皆怠於盡性矣義則人皆慕內動無不利皆樂於知命矣毫釐之間義利之分故程子與邵子同里閈二十年不問數

光祖曰陳寔郭泰管寧陶潛四人皆傑士也敢問孰優光祖欲學焉孰從先生曰太丘有仁之量林宗有仁之材以言其錫類則均也幼安有仁之信淵明有仁之智

以言其仗節則均也子欲學守身無如管陶子欲學及人無如陳郭然必有管陶之節而後有陳郭之用斯四傑吾不能為之優劣

光祖曰王石渠先生奏祀孔子與先農同此高天下之見也然孔子之功德實與天地參焉以祀先農者而祀之光祖以為猶有屈也然當時禮官不從者何先生曰汝知吾人之徒乎非先農不能生非孔子不能教教養同功但世多忘先農耳

光祖近得新增伊洛淵源錄乃月湖楊公廉之所增也多是朱文公論議諸賢之短處敢問是非先生曰月湖亦好古之士但所見亦近世口說性理道學若孔門切實正學渠恐未聞故所錄諸賢皆未真

光祖問伏羲之畫卦因河圖之奇偶而程子因見賣兎者曰畫卦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不知於兎何所取也先生曰豈惟兎哉無物非八卦也只看識取耳此桌亦可八卦乎曰然

光祖問曰薛文清公祠堂記云吳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庸恐未同黄李王于有以身徇國之勇盡精微恐不逮然未同不逮者可得聞乎先生曰薛子以所學者見諸躬行而無過高之獘以所行者本諸精思而無計功之失諸子不及也

或問曰左傳有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説若孔廟顔子曾子子思皆先父食也不知當時何所據以行之乎光祖不得答敢問先生曰子不先父一國宗廟之祭也主

於論孝不論功文廟之祭天下報功之典也主於論功不叙倫若别立廟以祀無繇點鯉斯盡善光祖問曰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嘗不足矣如久於相魯將革之乎從之乎先生曰孔子於衛且正名況於魯乎觀吾不欲觀之言以及隳郈隳費之行可知其必革矣所未可必者顧用我者如何耳

光祖曰事親從師皆學者切要事也若親與師之地相去百里欲事乎親而學或不明欲從乎師而親或缺養

敢問所處之道先生曰是切問也子茍志於此又何患缺養與學之不明哉是故明學即所以養親養親即所以明學故歸而求之孟子之拒曹交以善養我程子之喜尹焞也

先祖問孔子之心常以尊周為本其至齊衛之邦皆見其君何獨至周之都而不見其王耶果周王衰甚難於扶持抑周無賢人之引歟先生曰無賢人之引或然盖夫子亦嘗至周問禮樂矣知禮樂者未嘗薦夫子況其

他乎故曰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
光祖問曰先生常使人學須要學二程子一日又曰宋
儒極髙明而未道中庸然則二程亦未道中庸乎先生
曰恐亦有未盡處若明道則近中庸矣
光祖曰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宋之韓范富馬
元之劉史耶律皆當世所共稱其功績已著於史策敢
問其心孰公其相體孰正有可以紹唐虞三代之佐者
乎先生曰斯十五人者雖不及唐虞三代之佐然其心

亦近公相體亦近正少有純疵之別人品之優劣見矣若蕭何之才丙吉之德宋璟之正韓范富馬之忠耶律楚材之畧雖以參乎三代之佐如靡亞閎夭者将亦無愧乎若夫參暗於黄老相進於許史房杜謀殺建成姚崇近於逢迎劉史之未達大道比諸八人其少劣乎

光祖曰李泌初見肅宗於靈武謀議政事而不受其官此亦罕有事也後雖受官及克復兩京即懇乞還山似與張子房事同敢問其心何如先生曰方是時也使内

無李泌則子儀光弼不能成兩京收復之功猶高祖之日內無張良則蕭何韓信不能立平楚定齊之烈見榮而不貪好謀而能成有功而不居其何所為哉夫泌也将亦唐之張良乎

光祖曰周禮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或謂劉歆附益佐王莽者朱子曰規模皆是周公做但言語是他人做斯數説者敢問何家為的

先生曰朱子之言是也但云言語是他人做恐不然非

周公不能有此筆力也細玩之如畫工然物物而得所

試體之如治家然人人而遂欲然必君臣一德者斯能

舉而措之耳林氏何氏諸說將無有見於新莽宇文周

輩之為者而立論乎又曰周禮亦有周之後王添入者

如今之會典然

光祖問曰夫子之作春秋其義必定於一也何子夏左

丘明同受於夫子而子夏之徒與丘明之説既不同矣

公羊穀梁同受於子夏何以又不同邪先生曰皆夫子

之徒也有傳事者焉有傳義者焉丘明傳事義在其中矣子夏公穀傳義事在其中矣其不同也亦由是生
光祖曰何休著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公羊墨守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光祖以為若康成過為求索以排之誠過也若得義理果能鍼之起之發之是亦起予之徒休又何必出此言乎先生曰休也狹惟溺已見玄也廣似通大道休雖以玄為何氏之忠臣可也操戈之言可鄙哉

但言之語欠婉遜耳

光祖嘗詢江南風俗皆若生女分家貲以隨嫁與吾秦晉之俗大不同矣敢問孰為近古先生曰江北婚禮浮於男江南婚禮浮於女以言其失古則均焉嗚呼安得復見儷皮鳌降之風乎

光祖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此夫子萬世之教也近見都城大邑於初喪之時親朋携酒肴及歌者甚有自夜達旦之賓謂之伴喪敢問此果成風而難變抑變之者

無其人耶先生曰嗚呼悲哉俗也惟有以生為憂者矣故有以死為樂者矣又曰民不知生故不知死然豈民之罪哉

光祖曰伊尹放太甲於桐使思其祖而改過也其心甚公至霍光則直廢昌邑於一旦是因人言襲盛名人皆以為前有伊尹後有霍光者何也先生曰霍光安能比伊尹哉迎昌邑已不似立太甲廢昌邑又不類放太甲伊尹之志有商天下皆知也霍光之心所知者楊敞田

延年耳其後妻顯謀鴆許后而子山禹横逆乃光恬不介意將亦比其子如伊陟耶

光祖問孔子常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觀斯言孝經不可疑矣朱子乃疑非盡是聖人之言者何先生曰朱子特以其分章引詩體格不變為疑耳然聖人之言在意不在文聖人之志在感不在法蓋必其章分條釋閭閻童稚可誦而鼓舞故也

光祖曰鄧攸存姪於危亾可謂克念天顯然舍子於鋒

鏑而忍心亦甚若遭此何以處之先生曰既無先盜之智又無化盜之仁存姪棄子亦其自取之乎又曰攸又仕於劉聰聰若害攸吾恐并姪與妻亦棄之矣

涇野子內篇卷六